

# 观看……的 13 种方式

## (一)

### 十三种看乌鸫的方式

〈美〉华莱士·史蒂文斯 灵石 译

1

二十座覆盖着雪的山岭之间  
唯一移动的  
是乌鸫的眼睛。

2

我有三颗心，  
就像一棵树上  
停着三只乌鸫。

3

乌鸫在秋风中盘旋，  
它是哑剧中不起眼的角色。

4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是一。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一只乌鸫  
是一。

5

我不知道更喜欢哪个，  
歌唱的美  
或者暗示的美，  
鸣叫时的乌鸫  
或者鸣叫之后。

6

小冰柱在长长的窗户上  
画满了野性的图案。  
乌鸫的影子  
在它们之间穿梭。  
情绪

在影子里找到了  
无法破解的原因。

7  
瘦削的哈丹男人，  
为什么你们只能想象金色的鸟？  
难道你们没看见乌鸫  
怎样绕着你们周围女人的脚  
行走？

8  
我知道高贵的音调  
以及明晰的、注定的节奏；  
但我也知道  
乌鸫与我知道的  
有关。

9  
乌鸫在视野中消失的时候，  
为众多圆圈中的一个  
标明了边界。

10  
看见乌鸫  
在绿光中飞翔  
最顾忌音韵和谐的人  
也会尖叫起来。

11  
他乘着一辆玻璃马车，  
穿过康涅狄格。  
一次，他突然感到一种恐惧，  
他误把行李的影子  
当成了乌鸫。

12  
河流在移动  
乌鸫肯定在飞翔。

13  
整个下午都是晚上。  
一直在下雪。  
而且将要下雪。

乌鸦坐在  
雪松的枝桠上。

英文原版: <https://www.writing.upenn.edu/~afilreis/88/stevens-13ways.html>



## (二) 问题

### 1、请描述观察对象的物理特征

形状、颜色、体积、重量、气味、味道、触觉（可能环抱/揉搓/弹击……它吗？）、声音……

它的种种物质特征有自相矛盾之处吗？（例如：一棵浓密的大树，但是在此刻的阳光下却只有一条细小的树影……）

### 2、它的这些特征（从不同方面“看”，各自）会让你产生什么联想？ 它像……

3、它内在蕴含着什么样的能量吗？如果它可以动，它动的方式、轨迹、速度是什么样的？如果它不可以动，它内在有什么能量的传递吗？

4、看起来，它是怎样生成（长）成此刻这个样子的？你能想象它的历史和未来（寿命……）吗？

5、它有什么功用吗？你觉得，它还应该/可以有什么其他功用吗？

6、从它的角度出发，它感知到的周边世界是怎么样的（比如：从它的身高/位置/需求出发……）

7、它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在与不在，周围环境是一个样的吗？

请找出周边三个和它发生联系的事物，想象它和它们的关系（例如：蚂蚁与地面上一块嚼过的蓝色泡泡糖，窗玻璃与划过的飞鸟，跑道与天空，钢琴和琴房的墙壁，物理实验室的仪器和使用它的老师……）

8、如果它能离开这儿，你希望在哪儿看到它？你希望和它一起做什么？（例如：把垃圾桶洗净，躺倒在地上，我和它玩滚筒的游戏，或者把它套在头上跑来跑去）

9、它身上的哪个（些）特质触动了你？（例如：怀抱这棵树的棕色树干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 哪个（些）特质让你宁愿忽略（例如：垃圾桶的臭味）

10、对它的整体展开联想，你觉得它想象到世界上其他的什么（事物、生活方式、氛围、情感状态……）呢？（例如：地铁通道里的金属扶栏，让我想到冬夜的冰面一样的停机坪）

11、如果它就是世界，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运行规则？会生成什么？（例如：如果操场上高擎的灯架就是世界，我认为放灯的架子里会是川流不息的小矮人……）

12、和它在一起的你，较之没和它在一起时，有什么变化？（例如：腿上多了三个蚊子包、T恤热烘烘的，或者内心感到空荡荡的）

13、如果把你和它合二为一，那会是什么样的？站在它的角度？/站在你的角度？/站在新生物的角度？

最后，请你以它的口吻写点儿什么。也许是它把自己发出的电流滋滋声写成了诗、也许是桌子于自己沉默的中空中生长出了一个故事、也许是花朵给一只鸟的信……

以你独特的体验，上述观看方式还能添加进什么新的话题和角度吗？

### (三) 创意写作课小伙伴的文章

#### A.

观察对象：校园里的国旗

1、 看起来像长方形（因为不停在动所以不确定），是沾着灰的红旗子，旗子右下角有点开线了。旗子左上角有个大约占了旗子1/15大小的亮黄色五角星。大五角星右侧有四个组成半圆形的小五角星，小五角的方向跟大五角不一样。不过通常五个小星都是看不到的，因为没风的时候，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把星星藏起来，左上角和左下角被固定住了，其他就瘫下来变成一条挂着的抹布。不管是全部张开还是完全瘫下来变抹布，都不常见。

风大的时候能听到旗子内部互相打架的“抖动”声，啪啪啪——平时完全没有声音，看不到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不不！反驳上面的话！微风的时候，旗子左侧的金属杆会和旗杆碰撞，嚓、嚓、嚓、嚓，还特有节奏感～～

2、 这面北大附中永远高高挂起的国旗，就好像“第三视角”。它静静地观察着每一个人，像审判官，存在在我的世界却又不参与我的世界。同时它也有自己的活动，却又不让我知道。我的一切暴露在它之下，我却看不透任何的它。让我体会到了距离感、卑微感。

3、 它已经和世界是一体的了。我不觉得它“内在”有属于它自己的能量。它在那么高的地方和周围待了起码两年，它和周围是完整一体。它有时全身黏在旗杆上，“软骨头”哼，有时候旗子最右侧部分会稍微画弧，这边画画，那边画画，翘起一个角。它的姿势真的太多了。

它有时候非常激烈，此刻就很平和温柔。平时就是慢慢抖两下，刚刚它居然以非常温柔轻缓的速度窝出一个小弧度，就好像伸懒腰，慢慢撑起来然后用力舒展，1秒之后舒服了再恢复原样。

4、 它身上的每一部分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旅途，最终被厂家收集了起来，制成红色、黄色的布料，然后被组装在了一起。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会保持原样，处在同样的位置上却一直在体验不同的生活。直到北大附中倒闭或学校整改等等各种不同情况发生后，它身上的每一部分再散开，以不同的姿态继续去体验。

5、 它是一种体现领地的标志，也是一群人的身份认同……

6、 周围零星有些绿色的树和它打招呼，但是更多的是各种颜色、规整的建筑挡住它延伸向远方的视线。它的一边被固定住了，一切运动都只能靠四面八方吹来的风。在暖和的时候，会有各种鸟儿在它附近绕圈飞。它偶尔低头，会看到多个一直在移动的黑色圆点。它下面的老朋友不经常变，但有时偶尔低头，发现就变了。它觉得这个世界很小，但偏偏从一些缝隙中又能探望到无穷尽的遥远——

7、 它是这里的一部分。我觉得每一处风景都是由所有在这里的细节组成的，没有它，周围环境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它处于这所学校的中心，并且是我能看到的天空中唯一的颜色。

它和旗杆：国旗被旗杆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依靠旗杆才能长时间“高高挂起”，二者相伴相随，虽然有恩怨（风大的时候老打架），但是不妨碍相互依靠。

它和跨越篮球场“遥遥相望”的杨树：自从国旗搬过来，它们就一直对望。最开始谁也不认识谁，但是相处久了，居然诞生出了默契，眼神时不时对上，紧接着相视一笑。看着看着，就互相看了十几年了。国旗见证它周期性的轮回，杨树欣赏国旗的千姿百态。二者如几十年的老友。

它和北大附中校园：躯体与心脏。旗子的舞动似乎牵动着整个校园的呼吸、起伏、运动。它似乎代表着这里的生命力。

8、当我在一条不知名的街道上散步时，偶然抬头，看到它微微一卷，从上空掠过，再抬头时又找不见丝毫痕迹。

9、距离感。以及它千变万化的状态（多样性）。目前没有“宁愿忽略”的特质，想接纳它的所有。

10、这面国旗让我想到诗歌。

11、这个世界永远处于不同的状态之中。有的时候风平浪静，持续时间随机；有时候地动山摇，持续时间也随机；今天这里看起来像海洋，明天这里就变成沙漠。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任何生命，但是一切都在发生，时间永远在流动。

12、腿上多了一个蚊子包。上课前心里的悲伤和颓废逐渐挥发了。更加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了。看到了更多自由的鸟飞翔的样子，听到了更多的鸟叫声。看到了北大附中校园的生命、呼吸。

13、它会更不安分一点。哪怕没有动静的时候，也想要动起来。一旦有小鸟靠近，会迫不及待打招呼。也会喜欢整个裹住旗杆（吞掉！），因为喜爱。也会偶尔眺望缝隙中的无穷尽。

我不再在意自己在每个圈子中的存在感。不再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样子和评价，也不再爱面子。会更加沉默，因为喜欢观察而不是分享。

最后这首诗，我希望用声音代表这面国旗在世界中的存在  
嘘

叮叮，叮叮

——

叮叮

叮叮

啪啪啪啪啪

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啪啦叮叮啪啦叮叮

啪啪啪

——  
——  
——

叮铃

嘘……

作者：酒杯

## B.

观察对象：操场东边铁丝网外的大树

每被风抬起来的时候，它是轻的，饱满地吸进周围的白雾，全身上下每一个气孔，都在吸收，都在颤抖。无风而落，枝头最纤弱的叶片也突然沉重。浓密的白倏然混进了翠绿的叶，

“呼——。”心里咚地一下。

我想它的树干是板蓝根的味道，嫩叶应是又涩又苦，用清苦的味道封住我对薄荷糖的渴望。

叶片摩挲的声音从来不是“沙沙”，“簌簌”，或是“噼里啪啦”这样断断续续的。那是合唱，是不间断的细密小点连贯成一条悠然弯曲的线，是钢琴踏板留藏住的最后一段尾音。那声音是绵长的，是情感充沛、调动所有眼泪和笑容所发出的哼鸣。**树叶能唱出人类无法模仿的歌。**

枝尖的叶片大概饱尝了阳光的金色。没有太阳，那么就由它来发光吧。

一只绿羽的鸚鵡张开它的翼，小心翼翼地舒展筋骨，麻酥酥的感觉很舒服，于是它伸平了自己，成了一个薄片。更多只鸚鵡做了同样的事，于是无数轻薄的羽片在空中招摇。

冷然的绿色只有在根系中才能找到。在一路向上的渗透里混合了光，于是叶片在光芒的奔腾中赋生。



树很奇妙。它无风自动——有风也动，从未静止过。有时柔软地摇晃着，有时每一个叶片的边缘都在抽搐，像个疯子。它们是墙，绿色的墙。一棵树是很多棵树，很多棵树又是一棵树。每一棵树每一个枝杈每一片叶子的摇动频率都不一样——但它们同时在动，就好像什么昆虫的无数只小触手，在心中挠，挠出了点晕车的感觉。头疼。

但是我又觉得它从未动过。有人在小区里拉手风琴。我找不着调子，却找到了一段很旧很旧、旧到泛黄的时光。面前的树，它就是一堵墙。到处漏风，但又密不透风。为风所吹动，而又坚固着自己不为所动。把自己凝在一段时光中，又像是把时间凝固在自己的枝杈里。

我无法想象它的成长。它一直都在。它可能从民国时就存在于这里，以同样的外貌，扎根于泥土地，生活于缠挂的风筝线和自行车扬起的灰尘中。若论出现，它一定是凭空出现——如果一定要消失，那么也是瞬间成灰。它这样葱郁，它不会倒下的。

我无法给它安插一个固定的功能。它是麻雀的乐园，喜鹊偶尔也在枝丫中歇脚；它有斑驳而深厚的影，能驱暑气；它让我有想要从顶楼操场跳下去、落在它那柔软的树冠上的欲望；它给北大附中的、当然也给走在它树荫底下的孩子们唱歌；它……。无论怎样，它一定不会被砍倒充当房梁。我不会允许别人这样做的。

当我凝视着树，树也在凝视我。它能看见我的脸被操场边的栅栏分成一格一格的，看见我多动症似的盘着腿左摇右晃，看见我噘着嘴对小麻雀吹口哨。当然，从它树冠下经过的挎背篓的小老太和红裙子女人，它也一并看见了。

树是染剂。红墙，绿意悄悄爬进去一丝。玻璃窗中，我的眼睛里，黛色的倒影在生长。

它怎能不在？麻雀与乌鸦栖息在钢管丛林中，灰白的天空下红色的楼像是失了对比度——那便是未来与末世了。赛博朋克中没有树。

这样的庞然大物，走起路来一定地动山摇。我可不指望和它一起遛狗。我要走向它。我要越过操场的栅栏扑向它。如果将我看作静止不动，那么就是它在跳起来拥抱我了。什么都不用做，树冠是天然的树屋——我要躺在那里睡觉。

我盯着摇晃的叶子看，懒得将那些不同的绿色分出层次——就那样盯着。我可能要被吸收了，就像它们对阳光那样。碰到那叶片的一瞬间，我可能就要像莹蓝色的易碎品一样缓慢地发着光破碎，化成荧光的蓝色粉末。那叶片是对温柔的诠释！届时灰白的天空也会铺上蓝色，不再被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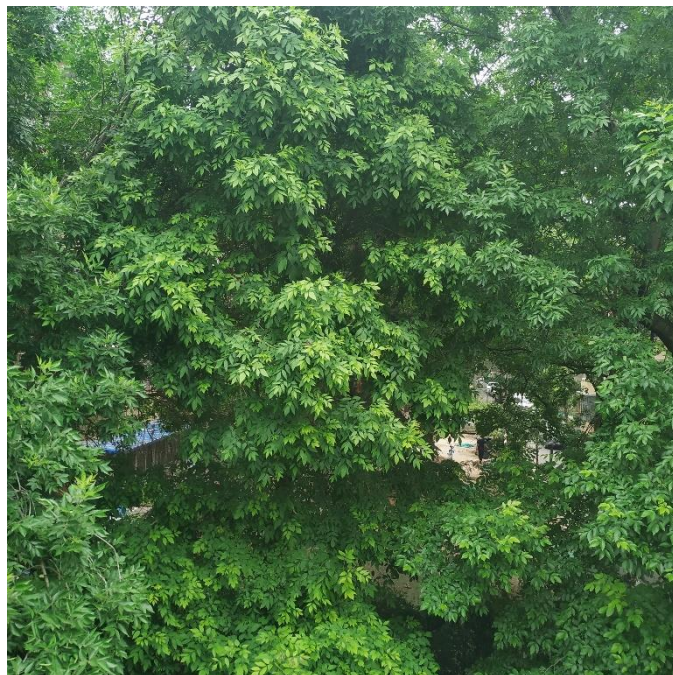
如果它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巨大的毛绒熊，一张无比柔软的毯子，一件奶奶织的墨绿色毛衣——我会给它以同等的拥抱。

如果世界是一棵树，人类只会让这个世界变得空荡荡。想想那可口的树叶！

我心中的一角是那绿色的绒羽，它永远柔软。

我眼角长出第一片叶子。

**作者：东川**



### C. 观察对象：食堂一位中年的做饭师傅

感觉观察对象没有选好，他总跑。

我对身高体重其实没什么概念，但是我觉得他有 175，75 公斤。后背很宽，大部分时候我看到的都是他的后背，因为他在忙自己的活计。有肚子，围裙显然帮他遮下去了一部分中年气息，但我仍觉得他起码得有三十五岁，倒不是说他做的事情在让他愈发显得操劳沧桑，是觉得他的构成恰恰好也许有三十五载。身上大部分地方都很结实，刚刚已经提过他的肩膀了，我想说的是他是一个很结实的人，大部分撞到他身上的人应该都会被弹出去一段距离。手腕也很粗，有些人看上去就是没有办法把铁锅端起来颠的，你会觉得发生在他身上很合理，也很合适。白色的工作服在齐肩的左右两处各出现了一条竖直的裂缝，左边的那处已经破了很大一处了，他把胳膊架起来的时候能看到里面结实有劲的肌肉。

全身上下都很结实可靠，唯独他有次出来洗手，被我看见软塌塌搭着的裤子，和低帮皮鞋中间的脚步腕，是及白嫩纤细的，而且他忘记穿袜子了，我敢肯定是忘记，因为那么低的鞋，除非是船袜，否则都会露出一节袜子出来，可是他露出来的是自己显得有些柴的肉。这让你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人才好，结实的上躯和纤细的脚步腕不成正比，我反复地去回避看他的脚步腕，回避他全身你能看到的唯一弱点。如果把这个人比作一个家具，我说是那种很结实的实木桌子，很厚实的桌面，深色的有规律的木头花纹。唯独唯独，桌腿越来越细，而且好像过度打磨和抛光了，所以显得格外的光滑。这时候我的眼睛就会刻意避开他身上矛盾的点然后告诉自己，自己的第一印象是对的。现在想来，真是极不负责任的。他的运动轨迹是个圆，我一直觉得他在小范围的厨房里打转，因为他在煎很大很厚的鸡肉，不需要他时时刻刻盯着但是也总会心里挂记，于是他以煎鸡肉的铁板为圆心，10 米为半径，各种在食堂的后台里游走。我猜，这段是毫无依据但同时证据确凿的，他的生活

亦是如此。是重复性的，周而复始的，生生不息的，没办法停下来的，惯性十足的，是那种如果有一天工作日你突然给他放假，他会自己茫然无措好久而且很大几率会放弃假期继续投入工作的那种人。他的生活是个圈，不能断，需要连续，需要不停地转。

我觉得他是那种会很爱孩子的父亲，没有由来的这样想，他会是那种很爱孩子但是不会表达的父亲。

如果能在菜市场遇到他就好了，很想看到他在菜市场的样子，要知道似乎很多职业厨师到家之后都是不做饭的，但是我很肯定的觉得他会为自己的老婆孩子做饭。如果牵着他的孩子呢，菜市场花花绿绿的蔬菜和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工作，总觉得会有趣。

他的视角

“今天的肉不好，没腌够时间，大概是新来的那些人不大熟，应该过两天就好了。”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吧不锈钢盆子里的肉一块一块地铺在铁板上，铁板一下冒起了白烟，嘶啦嘶啦的，有些油点字崩到手臂上，也毫不在意地继续。只是后面有人打开冰柜，一阵冷风袭来，才好像意识到身上肩膀处破了两个洞。冷气一下子钻进去灌满了整件衣服。“这周六老婆就来看我了，等她来补吧。”说着，把手里的两块黏在一起的鸡肉猛地分开，然后整个人都埋进白雾里面去了，

/ 麻袋



#### D. 观察对象：长廊里的蜗牛

他贴在学校长廊下的墙上，个子和长廊下的其他蜗牛们比算大的。他有旋涡形的壳，颜色从里到外越来越浅。我试着用食指和拇指握住他，感觉他跟墙贴的很紧，开始觉得壳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微微的振动，还以为是他的呼吸，刚要记下来，才发现是我自己的手在不住地抖。

他躲在壳里一动不动，也许是睡着了。躲在壳里的他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晚上很喜欢找一个小角落，用被子或者抱枕把自己围起来，在那个空间里，我会觉得自己很安全。在窗帘被风吹的来回摆动的时候，我总觉得会有什么东西从窗户外边钻进来，睡觉之前，我会把叠起来的被子挡在窗帘边上，好像这样他就过不来了似的，躺在它的旁边，我才不会那么害怕，敢闭上眼睛。不知道他在壳里的时候会不会像小时候的我那样觉得很安心呢。

长廊下的其他蜗牛都没有留下什么很明显的痕迹，只有他的粘液在墙上留下了一个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一”字加上一捺，有点像数字7的轨迹。墙很不平整，有些扎手，看他留下的粘液断断续续的，已经干了，我想他应该是爬爬停停的。爬的很慢，很艰难。这一段路程，也许他爬了几天。

在对面的墙上，有一只走廊下最大的蜗牛，壳比他大了一圈，已经死了。它们壳的颜色很像，他也许也会在长到跟那只老蜗牛差不多大的时候，像那只老蜗牛一样死去，只留下一个比现在大了一圈的空壳。

他可以食用，像炒田螺似的和同伴们一起被炒着吃，应该也可以药用，那些味道很奇怪的药里可能就不叫蜗牛壳的，碾碎了的蜗牛壳，他还可以是孩子们的玩具，鸟儿的食物，心情不好的人的发泄对象，现在他是我的模特。

盯着他看了很久，我开始想他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感觉哪不舒服，按照经验，他把身子从壳里探出来，去寻找食物。吃到一定量，他知道自己那种不好的感觉没了，便没有目的往上爬，他突然感觉哪很难受，把身子缩回壳里，排出粘液封住口.....他的一切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没有自己的想法，

只是凭借本能和经验行动的呢？可是我确实看到了他爬行的轨迹是那樣的没有规律，这是他觅食时靠着本能机械的走过的，还是他凭着自己的感觉和想法走过的？我开始可怜他是一只蜗牛，庆幸我是一个人。

我突然想到在上节课上老师说到的盲人和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的不同，在生活中，盲人可能会有很多不利的地方，可是在生理上，他们可以注意到我们听不见的声音，他们的感觉要更灵敏。其实他和我也是这样，我可以思考，他一生想的也许还没有我几分钟多，可他也有很多我一辈子都体会不到的感觉。

如果他和我合二为一，我们会是一个很爱出汗又不爱洗澡的人，身上总是黏糊糊的。我们总是宅在家里，白天睡觉，晚上再爬起来打游戏，只有下雨的时候，我们才会出去走走。我们的腿上没有疾病，走起来却很慢，只有我们知道，每一步都是认真的迈出的，很享受的一步。

“总有什么东西拽着我往下掉，我要摆脱他！”

**作者：伏先伊**